寒夜錄

寒夜錄 上卷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胷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却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為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拙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為

文章要做便不佳太史公叙淮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叙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真是一滾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疑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數子發古文疑篇最宜諷詠

篇法有須先提出而精神踴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於此而照現於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成生氣為道

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為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金子樓每爲文輒入自課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樓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後視融氏之烈焰政子樓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詩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手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於拖沓

作手正要瘢點相生無瘢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

極盡而文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鄙意文章學術大
柢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
虛水淺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嶙峣能存此段氣
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
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黙南有韓文鈔正取
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
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巤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
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辭祭鱷魚文也比外雖退之極

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可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於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殁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為御史為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飢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

論

偶閱客星紀畧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古有范公記詞意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做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為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為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

亦然尚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周匝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鶻落皆是第一好手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宋世得人於斯為盛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人物亦如此嗚呼盛哉又劉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嘆數作皆簡直而有餘味譬之畫家所謂李成惜墨如金也

詩文到淵深宏博便不能動人動人處只在淺淡然非歷盡淵深宏博之境政不知淺淡之難言也

韓昌黎荅李翊書妙處全在之乎者也矣焉字與幾個雖然如是抑將字舌欲舞而脫隨之如微風飄雪裊裊不下

離騷之後只有謝皐羽登西臺痛哭記悲憤獨絶偶簡閱於南康郡時陰雨慘澹日影生寒頓覺悽愴無已乃知但能文生於情自然情生於文矣文生於情有限情生於文無限如此記非忠義人不能作然何必忠義人讀之而後涕泗汍瀾也哉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源泉沛然莫禦

除却嬉笑怒罵更無文章司馬子長蘇子瞻得力都在此漢魏樂府李杜詩歌亦是此處獨絕孟堅昌黎便不畧畧帶古板矣過此間有怒有罵全無嬉笑夫既不解嬉笑又何曾解却怒罵哉

張長史云顏魯公筆法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横有象要知俗題入手尤須别作縱横長史所謂諸變適懷從捨規矩則立地超凡之秘要也

戴忠甫嘗與龔瀏溪論文款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起伏頓挫雖非殺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情則無之而不

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入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暮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洳溪撫掌大叫以為知言患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為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為者未可矮人觀塲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詩云古稱一世三十年予學之所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匪耶又陽朔聽廳壁記云陽朔孫崖絕巘森聳驕立三峯九嶷折城天柱者九

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嘶如陣將合如戰將潰灘江漲水灌纖其下蛇黿猿鶴煒爗萬態二文皆武陵集中之佳者姚鉉供未收入文粹乃僅錄其上崔相書鉉之顛倒不獨是文昌一碑已也

唐玄宗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文章亦有小簇之法蘇老泉名二子說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此小簇之王摩詰也

楊子雲把弱翰賫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

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雲方言為之但止於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槧以迻事於其間但此書决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着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識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惟劉心葵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畧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徐鄯孝品行自不必言詩文獨抒胷臆絕不寄人籬

落其評隲諸家多有特出之解嘗謂退之書詩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為顏子不貳過論尋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又謂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嘉皆破的之論至以簡古槩曾子固尤為具眼子固之古人能知之簡之一字非鄧孝不能以此目南豐也种放著作不傳於此而鄧孝稱放文者極嚴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只此兩語也可想見高韻

鄧孝先生年四十不婚恐娶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其後致仕歸山陽始娶李氏尚書紳之女先生自作

催粧詩行事從來號濶迂酒間詩興便豪慵盧公悞妾平生事嫁得東皋卧草夫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見其嫵媚鄧孝似之

唐舒元輿玉筯篆銘斯去千年冰生之後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四十二字之中低細婉折米南宮孔子贊遂不免傖父舉止矣元輿又有桃源畫記如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烟嵐艸木如帶香氣孰得詳翫自覺骨戞清玉身入鏡中數語刻畫飛動亦長慶間成間好手也

成公綏天地賦劉晝六合賦陳普太極賦皆所謂文
懸於名者而高似孫淺贅成賦三辰五緯諸語此君
實識囿岀䰟收之下遠矣普宋末人著石堂集別有
道不遠人賦其可嗤尤甚於太極也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
尤甚嘗欸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鬘謨鳩摩羅什葛
稚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
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
頗有增廣予意欸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
知此願得遂否也

自古帝王卿相豐碑巨碣靡不壞于樵夫牧豎之手

雖聖賢遺蹟經千百餘年未有免於若輩之殘毀者

此外簡冊所存或歸於鼠蠹或淪於兵火刼灰其為

梨棗之樵牧尤甚誠不知穆叔所謂不朽者安在

昔人稱陳后山詩大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

時流不悟此便一味靠實做去矣實亦須有橫斜生

動之致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疎逾甚因憶昔人

有文選爛透［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為諸生者較今懸絕

乃爾夫文之不能頓進於爛雖老佛宿學難之爛矣

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黼黻太平固須著作之材至於國步艱難軍書旁午
尤恃文字感動人心更不應草草付託唐德宗當車
駕播遷一切詔書委之陸敬輿灑翰即成不復起艸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職者拱手嘆服嘗從容
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昔禹湯以罪己勃
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
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
書始下雖武人悍卒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蓋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宋高宗

披荊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行在雖海宇未靖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其未艾南渡百餘年之盛未必不賴於此也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文有斬截而妙者有搖曳而妙者柳州小石城山記到底只作恍惚疑詞何等搖曳癡人下一斷案全篇神氣索然退之諱辨謝疊山謂其佯為兩可之詞亦是此體

經傳之文有因百家書而發明者周南云蕭蕭兔罝墨子稱文王舉太顛閎夭於罝網之中是此詩為太顛閎夭而作矣小雅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題云雨無正韓詩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毛詩失之而存其目也又汝墳云惄如調饑韓詩則云惄如朝饑小雅云興雨祁祁呂覽引詩作興雲祁祁虞書云納于大麓孔叢子訓麓為錄為大錄萬機而陰陽和也檀弓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孔子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又論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

非子戴此乃晉景公之語周南云吁嗟乎騶虞文王囿名也他如表記緇衣坊記及墨子荀子所引詩書文多同異不及一一指証是故窮經之士貴於博覽耳

深則厲淺則揭厲者危殆之義易所謂過涉滅頂也詩意若曰深則有厲當見險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涉也註以衣涉水曰厲固已語滯解者便欲以衣涉深幾為河濱文人所笑矣

孟之反不伐反者反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反後入以為殿並無之反之名又為長者折枝折枝

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絶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即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閔友蔡伶臣之說伶臣名潘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余嘗為之作序

伶臣又云托孤寄命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岳張巡之類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内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托孤寄命為才臨大節為節殊屬牽强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即猶者斐然成章通

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蘇子折程子不言歌則不哭始以為詭語細思之極是性情之正餘哀未忘所以不忍歌若歡懷正暢忽有哀戚之感自然舍瑟而作此非必聖人雖行道之人皆然也阮籍方與人對弈聞母喪客欲起籍強終局既而一痛嘔血若以程子為是則阮籍不稱狂矣

周公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為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歧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四陰浸長而名觀者小人之窺伺君子於斯時為甚也初三爻皆是發明此義故以童觀女貞醜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進退二字正巧摹其窺伺之狀我指二陽而言未失道亦二陽之守正而未失道不

至為小人之所乘也

偶與　直生宗臯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於自家怨則無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臨川過浩齋先生名源留心經學以著述自娛嘉祐間召為國子直講固辭不赴作禮記刊駁古樂元音君誥臣性善補編皇極家範諸書其最得意者為誥易本旨成於晚年浩齋嘗云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

矣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二易之精蘊不見使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又曰後之解易者主卜筮以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惟程傳主義理屏卜筮黜老莊似矣然自為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觀其持論則本旨必有超於意表者惜厄於回祿遂泯沒無傳耳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溪於易學所著大業國惜已亡矣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為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

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餘矣無奈古今言易之士允千百家絕不能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裘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

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公孔子行易道復晦興商鄉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穗園處得其遺詩一帙孫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美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啞啞鷲人而咏荳芽云燕姜辱後得痕封金甲銀鈎奪化工濾盡宿泉氷有骨種成深叠土無功秋涵素質瓔絲脆水泛殘衣甃粒空發紛紛登俎豆憑誰為薦玉玲瓏如此棘野

手題大見功力籬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以致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偶閱趙閒閒集錄此閒閒金人名秉文著有滏水集嘗謂太史公傳扁鵲倉公并載其治法之詳可謂良史之法而漢不傳張仲景唐書書不傳王冰識者無不致恨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亦前人所未論也

黄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熟讀漢魏樂府方知山谷立論之妙唐人惟太白足以語此杜少陵亦知布置森嚴却似不曾打譚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鋋若在出色優孫（元人謂裝外者為孫）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淸江楊機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於五言近體機部贈予有桑木誤氷山之句退之亦云癡魚悔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肇垣處借覩叅元刻也讀杜遺興云淵明詩頗恨枯　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靑璃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於千載矣

東坡謫儋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為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阮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兩君真稱善讀書者若役役索解處處尋求反若無超然獨得之境殊未

見理頭之為快也

朱晦翁答陳膚仲書云承以家務叢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透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有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丸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都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閑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先生告人切實工夫耳無踰此簡雖戎馬倥偬職務勞午時皆可以依準

行之尤妙，在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便是培植本原何須起爐作竈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闃者以為清閟及見不甚寬敞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搆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為繪層樓圖置公像於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把酒歌　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櫛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於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於天壤士

亦務為其可傳者而已

從古英雄豪傑掀揭自負只是取鬧一場而已閉戶著書亦是取鬧之法維摩默然無語三十二說俱墮頓覺世界清穽

錢塘稅吉甫居西湖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鄰有富家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處炎涼世界此二字扁應須書置座右然真能放開眼孔當下已自付之不見不聞何須看到日後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聲伎或肆意於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為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為得也

只此一天韃靼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媽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奚曰法緬甸曰其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為名當孰為名不當哉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大苦大樂大哀大怖皆不過三五日便爾漸次淡却高識定力之輩亦只爭此三五日不亂耳

梁次公嘗著壽夭説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溪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為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為壽耳何謂百年之中不夭此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為巳之活人不夭於巳也在未則為未之活人不夭於未也不把現在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丙吉疾病宣帝憂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未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晁冲之叔用謂陸某曰未也此老敢還未至若使晏然牖下偹及褒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乃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或曰此亦臆說偶中耳設使兩人遂死亡自別有報應在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不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却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即堅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

攫之也

孫過庭論書以偶然為合曹再興作畫誤落筆點素反致亂真偶然誤處或有終身受用不盡且因以成名者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見可而進乃賢者地位事若聖人則皆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箕子比干柳下惠俱同此意

堯峯老僧每春初預知菜麥收獲多寡至期無有不

驗人性而問其故荅曰歲旦山頂四望青綠萬頃連結茂密者是歲必歉若乃勾萌拳芽將發未發混茫於若有若無者則必成熟歷試之久故預知耳乃知凡物先時而早發者皆非吉徵政以晚成遲出為幸

王介甫棊品甚低每與人對弈隨手疾應嘗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介甫真巧於處敗者人生勝負何常遇失意之時忽轉一想硬將輸局認作贏勢最是消除煩惱妙著

五更披衣倚枕人無語鳥未啼蟲罷鬧普天下獨有雞聲一種淒清與亮大能生我慨悟長吉所謂雄鳴

一聲天下白也羅貽謙却有句云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雞聲惡破除良是喚不回頭鈍漢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止何不坐禪荊公稍用其語一日謂元曰坐禪寔不虧人余終白欲著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閒已就元大笑予謂荊公頗淺禪悟此語或出一時戲論要知悟輪能斷思想政自有胡笳十八拍在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為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即聖人所謂

劉世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劃斷良為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周公談禪學最為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宋林艾軒先生莆田人從陸子靜游嘗云人事烟綿無休歇時殊足悶人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先生高弟林亦之學者稱為網山先生盛年挾冊從游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有息入而驚寤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網山喜而不寐曰我得師矣自事先生餘三十年先生每語網山云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

胡潞菴先生云郭林宗門下士皆前日綠林人也聖賢化惡進善不專在於誅責

好聚書好游山水有此二障便不[能]耐貧通人名士先於此處撒手無礙乃是進步

文潞公嘗云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孔子生平自幸者兩事語子貢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語巫馬期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氏舜發畎畝章全是此兩段學問

欲從末由我斯未信聖門只有此兩人學問至今不傳

構李支大綸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讒受之慝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苦恭之人忽然有所証入政不須揀擇何等文字昔有高禪喜看會真記人問僧何所見而玩此淫詞僧曰貪僧愛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句又宋末有那州和尚者平日嗜酒不檢好唱柳秀才著香詞臨　忽作偈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醉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作偈畢泊然而化

花開見佛悟無生須知處處皆有車輪蓮花處處皆可見佛如來之捨身獅子尊者之遭難神光之斷臂屈原之投江睢陽之罵賊牙間刀上浪裏陣前皆花開見佛之候也緊要在悟無生三字

南湖中立法師嗣天台教元祐中推爲龍象嘗升座說法慈霔無盡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荅以所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不知語之所出也偶擧此則公案詮註魯論吾有知乎章頓覺疑義盡豁

宋玉九辨云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古人所謂溫飽者如此媮矣苟矣而尤不知厭足此頷而露處者爾

花木之開放者遇烈日照灼暫能艷人之目然不終朝而萎敗乃知風而遲留孜不可忘其存護之恩也

令尹子文之棄於夢澤也虎乳之烏孫王昆莫之棄於野也狼乳之命不應絕雖復暴如虎狼猶能為之庇護以曲全其生不獨牛羊腓字之已也墮地自有安排何用勞心計較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〻

荅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胷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疾良已凡人病苦呻吟之時忽誦東坡此語勝服數劑良藥政不獨堪醫聾疾也

沈明遠云人平居終日役役敝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關事數語親切有味最是閒暇未易消磨也沈為南宋人葉石林友所著寓簡多可採錄

明遠又云古語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食必魚肉蔬茹食氣為五味所勝益未嘗

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咲益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吳邑徐元懋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做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浸放肆可錄遂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閱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

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為學卒為善士此父罔不忍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郄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宋時燕湖常居士尸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此兩種人世界自是少他不得

生長收藏化機無一息之停譬之川流然但非吾人目力之所及耳易曰品物流行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流之正之保之所謂天命之不已也

胡澹菴先生云余不殺久矣每得生物輒以送人此何異曹操不殺禰衡而送與黃祖使殺之也等殺耳然操之不自殺猶賢乎黃祖之殺也竊謂先生茲為言老瞞假手黃祖其罪浮於自殺未聞末減也真持戒者放之而已政不應多此一送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為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後歷膴仕有聲天台嘗妓

嚴蘂頗通古今間作詩詞唐與正守台日命賦紅白桃花賞之雙縑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與嚴為濫繫獄月餘蘂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以好言誘之蘂荅曰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科亦不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然蘂身價愈重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卽商卿為憲卽日判令從良以兩事相較文正高卻晦菴數等矣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然矣其人於清濁太明

善惡太分沈瓚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清潤繫上方嘆曰一見天子足矣齋高召問漫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瓚之舉手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兩瑞俱賢者之所必不免然意怨病處自可鍼砭要無如瓚之之清可耳

朱子嘗云世間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所為極是亂道每進言必以正心修身為先正如兒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又云詩見得人如曹操雖說酒令亦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說到正心修身說到

周公反以為賊為妖後來道學先生那能有此眼力班孟堅只痛人頭畜鳴不祥不知鴟質而鳳吟者更是妖孽

羅景綸評貽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於儲光羲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間鄭虞任貽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貽君意中事似又不減於長慶矣

東晉沙門法顯嘗遊天竺諸國至一處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

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其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爲惡人與人别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突中國不養猪鷄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沽酒者貨易則用齒惟旃荼羅獵師賣肉耳法顯自記如是乃知四洲之内自有華胥國土也

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一郡號爲竹中居士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不與見劉恕

家貧一毫不肯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帽贈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不見逸少不受溫公之饋他又可知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頭垢面愚　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為其所使矣

莫尚書少虞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黃龍

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頓悟鼻識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於世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吆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居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籐棍剃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爰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鄭公攝南工部竹頭木屑事〻留意有縉紳見

之曰翰林官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鄞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坐然高潔

余平日閑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鄭一拂先生在安上門逐日所見流民既已繪為圖畫獻之神宗矣其叙述流民一篇備寫風沙霾曀東乘負担陂樓野宿之苦真所謂嘆有聲而哭有淚又

巧於丹青之所不能到也先生自稱大慶居士每語人學問之要曰幽暗閒寂此正鬼神着眼處乃知先生慈仁忠愛固有本源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為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為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遍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頓覺心志和悅神守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

噹啷〻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齒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

律部云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傍空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咻〻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耳為解開視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即死蓋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紿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為灰則無餘想矣世間一切誰非嬰兒飯囊惜無開示之者遂使咻咻之聲達於大千遍於萬劫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畧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潛菴有與吉守李寳書紀一時事變顧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鑒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於山民之寨寨不平匪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為接隣吉之匪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之為囊槖其勢不為匪今吾州凡八邑止安城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與圍群兇往來之衢而山寨又群兇嘯聚之所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

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著於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於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於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群兇相挺環視而起名為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為寇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間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為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郈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為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淩空戈挺轄雲尚謂團有法手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皆賫叛將孔

廷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於朝廷爲能忠於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卿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留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於予武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〻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濮既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

號来達子最為敵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来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

則薛國觀楊嗣昌一死於法一死軍前尚書侍郎則呂維祺傳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氷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氷一稱木介〻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霰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隣之作詩云雨木氷貫珠絡玉千葩明橫瓔一拂葉條動寶釵墮地觳鏗鍧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趂東北俄然散霰飛亂霙流淖滿途潑潑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沍翻輒曉來廓

氣天字清萬象奪目何晶熒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水稼生乎有眼未曾看舊説惟聞達官怕車中喃喃齊魯士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胡兒飲泗水盡道明年佛貍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虜允文敗之於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弑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氷之變其應不獨達官貴人又在于胡虜矣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嘗有鬪劉棠勸語云棠

忝預鄉書顧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
在法書得觧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
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
何啻累千百頭罪止徒流恐亦非觧人之所能免本
合将劉棠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觧府從條施行屬當
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
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劉棠酒坊肉店日
下折除按劉棠以得觧人而奏刀市井躬效屠垣之
業殊為怪事乃後村摭罪論斷曾不假借可見當時
有司之剛執今私宰載道或有倚廢宗為坊店者城

且之律堂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鑑錄五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世建業三遭女禍五遇倿臣已見二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嫣之屬逃來狡黠而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女為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起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

猪之精也腹垂過膝史思明者鷁鳥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者白鷴之精指爪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
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〻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
國虛至天寶中安有踈床之拒范陽千里烟塵引進
契丹大燕安僭妃縊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
為石考黔方見玉隱石塵離而復合也噫主上洒淚
巴山艱行蜀道家亡國破思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
主上有大難黔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具緇衣其
至蜀中難過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黔不避斧鉞隱
諱五百年後千年後數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讖緯

諸書頗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明白載入玄宗何又定用此號改元耶種種可咲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贋爲真物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遺迹之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遂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汙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堤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

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六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閩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受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寧化晏氏並有功德於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予家藏逢源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為表彰逢源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為天民者也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父曰予好奕棋請以奕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

也與重敵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或蓰或什伯重恩有不知者手按貢父圍是正論然師者之語未爲無見長於知君子疑於識小人張德遠已蹈此弊但未可與介父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碁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必重恩之了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呪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

首來奔渊材反走汙流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洽大率皆渊材蛇呪耳友人楊桄部贊畫盧公軍前過各營來請馬者楊唉曰逸足無幾不能應諸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殊快人心而戒厰尉起廢遼尤為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関政於此時當為淺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須取厭則闇者恐塞幸門塞矣雖取媒隙(取)伺則塞者且闇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

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為枉或為匕如所謂八大枉爭在枉左衿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関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陸務觀云中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中州豈有此景當是不堪司馬閑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耳可憐哉又鄧栟櫚云王淮謗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淮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

但可憐耳而君一憐樂天一憐王維輩然樂天江州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維輩者乃當如栟櫚之言耳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並馬行琦從旁持一大甓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甓中馬不殺被執爲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褁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春街

賜名旌忠明沈周為作詩云一覺真如懵浪鏈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為膏火顧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之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鄭覗應媿此祠琦事頗未載於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淮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殳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　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哭遁太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為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亦庶幾逾於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忠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而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畧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頴脫不群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 非郡太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御闈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

緩頗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脫穎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曆法莫如近日疏忒徐玄扈相國李性參勲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算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曆推算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

大寧閑手等處不食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玄象脗合益其説創始於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昔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筭較回々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遥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淡黄色所謂卵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々而已豈知蒼々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

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帆影層疊懸掛遮却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舶客船如許之感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快事要須耐煩等待耳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為何等處也今日擡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事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為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爲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也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托未爲深妙陸務觀跋吳夢予詩云山澤之氣降爲雲而爲雨　者伸秀者賞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爲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州黿石之奇金山可無有也予未至淳安

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果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酌中濡泉以適生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公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盜跖死於東陵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宄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石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悮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巘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李長吉爲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秋水宜晴晴則瀲蕩然惟鄱湖浩淼其瀲蕩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瀲者愈瀲蕩者愈蕩倚窓而睇左右之山恬寞自如瞳　珏見羅浮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憁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歎賦鄱湖艷光非擁織旬日低細爽猶正恐

筆墨蹊徑未忝當無奈北湖何耳

常莊章江詩歎問旋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悞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艸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二自楚〻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着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北二律為勝耳

雨連綿枕簟琴書俱為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為累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艸木別有清香生於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玄奘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清池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園耳不必定指此地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睱足真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兩事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凡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蓋草粘柳條粘黃泥粘兜頭粘老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畫眉穀冷水穀還了債灣刀穀紅糯救公饑白糯老來紅夾刀糯芝麻糯豬脂糯花穀糯虎皮糯鴨子糯

予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薾不足動人淮陰有龔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為類司馬

還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語載聖予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為一贊而箴體存焉蓋有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

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盡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岳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蕪不倫錄按聖予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皐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　說此〻悉遺則忝遂使殘珪斷

寒夜錄下卷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於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楊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為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哉

岌〻手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參司中閫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曰偽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悉心悖義乃爾耶

凡鍊句之法短則款棹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款逸如韓昌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一句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為不可曉或謂九為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廬云前之九歌原托以伸己喜後之二篇無可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詞而已益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却刪夵若杜僧贊寧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趣未以為常理測也

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 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孫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於叢莽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氏卓公敬之後為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而封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羅景綸備載其事張

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書史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皐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為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穠以妾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

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慚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亡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亡矣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如此

以知仲尼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関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況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

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與分々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為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國之垂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為人臣懷二心者立志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僖公六年冬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下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棄義趨利黷

貧無厭之餘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者春秋既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尚得其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為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々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為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

黄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

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忝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

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謚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為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既已為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而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蚤既曰可手隨曰不可語意徵肆正與予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於狎

大人者也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為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猥褻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咲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為題此生荅義引宰予晝寢得罪夫子為言主者召問之荅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晝寢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為叛逆疑為奸盜賍魔之害事如此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於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袁了凡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鷄以犬為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為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為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註之説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丘也三語如霹靂火眨眼不能及也是心思路絶處其為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吺〻和〻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先進章如用之即可謂如有用我者益夫子得時行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乃云用禮樂似欠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

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也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於孟子孟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一言以此益嘆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只言大槩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吾書是聞文章默而周海門論舜為天子章云孟

子嶔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記稱孟子長于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為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之嘆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詢足以繼伊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叙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倜儻高棄取鹿蹴簡勁滑稽无不易淂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虵為枝首虵又遺武餘典恨不與義

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澁都不成語只優孟一歌較史記似勝

府志載　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舘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於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琵珠爲纓絡掛於角上鏤金爲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於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

所畜鹿於西山乃知僞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考也

説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鉏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靡靡忘倦若岳珂之桯史高似孫之緯畧臃腫餖飣絶少生動真所謂詅癡符耳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孔子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

不晝居於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屬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居于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為眠寢之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為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為不倫矣宰哉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溪之誚不意擅言語者而忽招口業如許予又安可少予由之辨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閒庭僻徑與日清宵有何不可寧耐孜不知炎涼二

種草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恩到骨誦其語頓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實証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媸妍也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玄貢師泰余闕張翥危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以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於首不

知何說考文安公奉侍偰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偰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畧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要藁惜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字伯中早邃於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内無聞焉為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寛大則於福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

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狼戾時習之若學辯謀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之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〻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悅乎數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金針贈度矣儒家第一義乃於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於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尚亦其流亞空谷作尚直尚理二篇一以闢玄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棊書画百工技藝俱必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

在死殺說裏論不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栽於二家則架虛　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說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令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於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漏泄玄機當用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吾改耳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容藏互相証質期於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秘惜者設使真能壓服晦菴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於論之未盡耳若詆晦菴用佛附儒彼說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

横着私意以礙天海哉

裴行儉爲行軍総管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歎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地之不可立營未必遂料是夜之風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可窺測者顧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兩年讀書作文都無静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侣随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

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將為淮揚之遊阻風韋門六日歲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疊疊歆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饑寒辭應接接窮年直類一片水光帆影為生平休息之地政恐右丞之不我助耳

疾病有非人力可為者宋顯仁后常氏兩目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益后自虜中回

曾興徽宗誓曰吾先歸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道士固知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龐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

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謫死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顧愷之嘗以一廚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玄桓發其廚後竊取而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元成曰世以長康為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貴勢戲弄桓玄靈康本懷竟不能遵元成於千載也曹操云今欲辱衡反辱孫處此等豈可莊語相向

周萊峰嘗語王弘宇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櫻情獨未能豁然於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

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於窮通得喪能不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乎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患其歆斜須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與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為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文武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稿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詩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曆間

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討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
集剞劂氏不勝其勞擾矣
昌黎與大顛三書真偽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
繫縛苟無所戀着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
非他人贋爲蘇子瞻與佛印柬僕不知大顛何如人
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真偽直可置而不
論
張祜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祜業已
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
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槩郭祥正烏

飛不盡暮天碧未央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應是未見廊下壘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獲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游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具七名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大令蓋藝苑之兼才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擲其刺於地謁者以報

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咲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〻下漁舟點〻老翁持竿酣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於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覩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峩眉山自趾徂頂高七十里過於岱宗三十里孤絕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普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

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躋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飈起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盪作於不自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删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重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彩霞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

出晃瀁激射方罔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淩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綫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々大海也

況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桓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影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已已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於鋒鏑半竄於荆蓁何暇

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漢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
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
伯敬曰無字碑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吳句山壓
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廻明趙鶴句泰山自謫
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
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眠時不肯眠千般計較乃知
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

生不足惟飲與賭耳耶知五濁妄人惟是飽喫安寢者豈獨一措大也哉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為二語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遯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遯世尚有獨寐寤言永矢勿諼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歎於俯仰跼蹐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林蕭云萬象惟風難盡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画出風掩卷而坐猶翏翏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人列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賈太傅容經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大風浹旬擁檝七晝夜長年苦於守候今日遂衝浪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於鮫宮鼉窟歷可指數徒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常處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處見而不驅

牛夯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虐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歆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拼少分與盜乃可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甞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窘戎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復取禮樂容節不但以中皮為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言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

兼并强弱無别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陰山年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句章戴表元錢塘鄧牧心又謝翺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翺鳳吳鄭龔林為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須溪唐珏鄧光荐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翺輩者為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内

知交能出其箇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跋予望之

古今愚癡之語有不約而同令人絕倒者晉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嘗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兩人大堪與問娃之王弱足

孫潐致數史才之難以為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

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曰但作賦沉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澀最不宜於史才不知推何以與子長並稱韓即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推又謂凡稱為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為群小之所憎媢憎媢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特顯為毀謗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王

葬於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校遂捏詩稿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渠矱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誣其進大士像於中官王振皆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於憎妬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顏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許管仲二章為齊人誇張之辭而托於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

無言與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
敢於非聖而不疑而瑞簡乃謂介甫識春秋永叔毀
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
夏詩序為不可曉何其不明於日睫之旨也
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
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
為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
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葉石林曰秦亂而後有
陳勝吳廣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　孫權父

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
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俱非尋常齷齪泯然以為充
生者懟貽而後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矣然吾
觀浮屠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安
足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
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兩段議論皆英
偉可嘉然諸公亦止可當孫權苻堅而已遽以為過
于孔子不免失當

唐制禮記左傳大經詩周禮儀禮中經易尚書春秋
公穀傳小經此以參帙繁簡為別宋政和間周易大

下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諸經以黃帝內經
道德爲大莊子列子爲小與儒書並頒天下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駟飽食之訖跨
之着祖布襴衫入市朝觀盤伶傀儡即足矣後果如
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故屋一區
僅避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吟咏於江風山月間
酔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
公對敭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輙以病罷歸里
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

如楊如陸諴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非禮處卑者巽而可咲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其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璦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於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槩不稱晚又不知起於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驕蹇數畨令寫一鄉侍生名刺於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

人也須寫一晚生其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其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王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脩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也況於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

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皆添設官故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於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於睢陽惜其料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為歡棋以不爭為勝會以不約為真率客以不迎送為坦夷

若一韋文涉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仲長子光瘠而隱無妻子結廬河渚凡三十年非其
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真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
獨與對酌甚懽吳思齊宦遊十年田無半畝宋亡隱
居不仕遇寒疾失聽交遊若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婆
方鳳粤謝翺睦方壽劉談每止夜指畫手書旁觀咄
〻而累無倦意累屬心知不須開口而後乃暢彼我
之意若必機鋒互觸問難迭送斯稱麗澤之益是但
語言投合而已未足以語性命友也
子署長興二月閒詣顧渚山致祭〻後數日採茶童

子以黄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盖此茶採以薦

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元亦傚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妾能詩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五言長篇五十六韻長安某妓女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老色

衰嫁為賈人婦舟泊湓浦夜彈琵琶白樂天方謫九江郡司馬送客江上聞而悽感為作長短句以贈凡六百二十二言曰琵琶行古今来佳人才婦老大而漂淪憔悴者多矣穐娘與此妓幸而遭遇牧之樂天感歎歌咏淋漓宛轉遂使其人常留宇宙之間視彼金屋之貯瓊樓之奉倏忽而湮没者得失竟何如固未可以此羨彼也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祕演惟嚴參寥善權皆其甚著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書肆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其再游鶴

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疊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佳氣常蔥蔥長風捲游霧曉壁開曈曨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四畔聆五老刻削金芙蓉宜哉誦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輙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曷来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怨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浮支徑別塢行遶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鞵襯兩足策〻欣相追穉田罷刈穫雲水明空

陂雙々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頡忘驚
飛鮮飈忽騰馥嵓桂飄葳蕤峰端卧落日孫此忘還
期又山淺雲物清抱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即
芝麓風潭耿危勺晚興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
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其誰預山月獨多情娟々遲
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々
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關々催欵曉衆禽亦和鳴為我
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
接如掃蘇黄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絶似儲光羲讀此
數章益信

参寥本以絶句而傳其住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喜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咲楊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山栎燒初熟軟語聊為世外歡如中流出没一舟履緩織長謠彼自如聞説古來江海上逹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暁磷〻洗露飛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雞犬不逢人如白水茫〻天四空黄昏小雨濕東風五更百舌催残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暗蒼江晩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残處明如高松夹道夕陽明艳葉風

蟬引細殺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然清如竹裡鳴鴉曉欲飛遙塞踈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度我亦秋來鮮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葉鳴類水先生如尚在呼兒應問此何殺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德宗詔莊嚴寺段師善本授康崑崙琵琶段師奏曰本領何雜耶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邵堯夫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于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

中路無一事乃可相授吾輩舊習薰染不能脫離所以都無長進忘卻放下四字乃讀書學道之至要也公乘陽慶使淳于意盡去故方亦是此意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為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之語柳書謂全寫注疏正為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

寫注疏之人遠矣

班叔皮論司馬遷史記刊落不盡尚有盈詞今讀其書信叔皮之論非誣也其間又或有為增者如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之類雄後遷不應預引當是班贊竄入子長至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禮樂等書皆元成間褚少孫手筆實與作者無涉武帝本紀直取封禪書補足尤覺舛戾此書為後人所亂殆甚耳

嘉禾李君實云顧諸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瀋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峩眉山會稽亦有峨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州亦有歷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

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原功名玄其記喜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寧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於匡廬彭蠡間成弘而降反似遜於前代無亦舉業之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狂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為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為古文輙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惲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紀已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弘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曆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杪此皆前史之所罕見也惟弘治之占為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為吉祥

陳恭愍公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胡靜菴先生世寧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

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摟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絶士大夫徒摟考語則毀譽夾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尚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實愈甚秖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嗣君出亡削髮爲僧號雪菴和尚元雪中李玄暉既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廢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堅頊乾坤手不寫樂陶大禹謨

羅含湘川記云湘水出自陽朔至清淺五六丈下見

底了了然石子如樗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呂
温九疑山圖記云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禽獸時
聞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李華云洞庭湖自墨山
西北至石門東西南太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
墻階道路爍爍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
壽考無癖痼疥癢之疾蘇軾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
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
破章邯時也友人王都俞云麻城龜峰高峻與塵境
絶平地見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也
數段以奇文狀異境時一諷誦不知身在人間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徑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閒樽細說生平事信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閒出咲談餘此朱晦翁和抱一劉君詩也清逸大似陸渭南又有久雨齋居誦經作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翁何嘗不讀釋氏書又何嘗不資為身心之助乃後世襲新安之衣冠者嘵嘵以闢佛為事蓋未嘗向星宿探河源耳

周程大儒著作擬於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

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愚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峯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着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詠草句莫為枯棠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亦有芳艸短吟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

曾經漢興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過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苦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老王荆公客亦有詠艸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公買斷金釵十二樓部程俞揚於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於天壤也

李易安詩餘膾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古文如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絕不作閨閣妮娓語打

馬國序亦復磊落不凡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潛浯溪中興碑二篇亟錄出之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艸不知負國有姦雄但

說成功尊國君誰令妃子天上來親秦韓國皆天才苑曌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漫知安史徒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䰟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閑何時閑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作斥長安賣二詩奇氣横溢嘗鼎一臠已知為駝峯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

李才諤祥符圜經秦少游遠旅集張子儒山水漫遊

記皆行笈之怢書也惜未有儔訪而梓行者

四友齋叢説云元人虎頭碑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林渴瓶口兒凈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莫只倦這女直人無甚廣列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志云秦少游郴州詞霧濕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黄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度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縣[延]釣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玄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寧論語陳説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註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尋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寧寺僧善定曰與學人講説四書

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數君於藏經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亦有可觀也

壬申閩土匪衛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村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穀堅麵蕎麥春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藉廬鳳間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麪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遍地生人面豆眼耳鼻舌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群啖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亦寃現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鴆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郯白日竄縱狄糠

粃咲已空粉泥亦難糅掠人呼為羊膊裂甚猛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粮糗尤來大搶驟風而瘦人死盡肥幽脯兕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至落區豳農皇未知岐伯述飢來豈服細詳睼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涎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萁菽殺人如烏喙何況金戈與錢鐵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此君此去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為濡睫生平詩稿托之孫孟樸尚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卧病時近體集句鄭超宗為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

宗影圍分賦黄牡丹七律猶自光欹萬丈其一石欄
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别有粧側面禮痕摇翡翠重
樓花色照鴛鴦鄧通鼓櫂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墻
金帶圍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黄其二淺碧潑紅處
々逢青皇何意漏秋客鶯身近户光相照蜓翅驚九
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積覺沙濃遥知九
錫東風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鬭春暉獨
洗閒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着聖人衣
野花逼蝶風潑淺斗酒聽鸝色是非為裏為裳君莫
問六宫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峰淡秀處忽生水洗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焚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畧謂隆安中其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横禪師以長香燃數百棟山前後香烟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囈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脩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跡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

寸圍四尺五寸而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
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彤中黃金可百餘觔昆
明傳順孫令德陽拯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修費
蕩盡立雖不能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
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爲已
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於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即翠巖寺遺
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
改其署於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真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雜記王君

名迪宋熙寧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浚為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寃民台司表其政敎於朝方召用即掛冠隱西山跨鶴遍歷峯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真君乃王廸也以為子喬殊誤

洪州蓺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脩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為四傑元量尚

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絶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〻氷銷盡許多塵刻事碧雲深處一間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岧嶢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奔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馬丘墟不可招況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條

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為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為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況於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別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著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毋沿流尋

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
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
然妙想尤在撚翻舊案
史記不載賈長沙政事疏而載其鵬賦晉史不載夏
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新唐書不載韓退
之送浮屠文暢序與孟簡書而載其潮州謝表進學
解可謂去取倒置
王無功歌詠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
貫休每得句輙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

如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貢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風人多不可少此也

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水下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繫（程）孫蓬漫向山頭問仝公五老峯前誰作主滿江都是打風船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宗悖真可哀也

坤卦詞先迷後得主利應以後得主為句利字宜衍陰性雖屬利好聖人決不以主利垂訓益柔弱之才

先則迷而無據後則得主而有所持循觀文言意義
昭然若果有主利之辭象傳亦不應置而不釋也
明夷但取艱貞不取九三立義南巢牧野之事聖人
慎之故惓惓以不疾貞為戒初九之于飛微子之去
國也六二之馬壯比干之剖心也處昏亂而進不忘
君退不喪已莫如箕子為正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脩通鑑別纂外紀附
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稾藏家文
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渧湖前輩遊西山
任霞源義塾予同歐子寔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摭

蜀尋熊西雨舊址止於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鄉宗侯登泰山五律 庚辰雪立一峯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日齊魯曉星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逈出衆作禹鄉有雪堂詩選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寧常盱眙張文昌帯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近若禹鄉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舜典七政蔡氏今孔傳以為日月五星遺却二十八

宿十二辰恐未必是意七政正指三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次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拳言考察三光以正四時益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于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璣衡之上豈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十二辰哉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風訓危言已筆出矣

今聊記禮記假借字於此拾給聚足拾音涉以袂拘而
退拘音勾立視五巂巂音夷國中以策彗卹勿彗音遂勿音没踰
竟為壇位壇音善不蚤鬋蚤音爪天王登假假音遐天子當
依依扆上相見于郤地郤音隙庶人之摯匹音鶩已上曲禮
何居音姬頎乎其至也頎音懇夫子之病革矣革音亟敗於
臺駘臺音狐綢練設旐綢音叨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奠池音尺
喪事縱縱音總吉事折折音提瓦不成味音沫懸棺而封音窆
紂衣紂音緇齊穀王姬之喪穀音告舍奠于墓左舍音釋咏斯猶音搖
設萎翣萎音柳我喪也斯占音覘曹桓公卒于會桓音宣襲
莒于奪音兌與其　重汪踦往重音童九京音原扶服救之

狀服甸甸音衣衰而繆經衣咨音已上檀弓一命卷音袞君絻

以爵絲黙音已上王制宿離不貸音忒經術音遂鮮羔開氷

鮮獻音命國難音那毋有壞墮壞怪音鹿角解音駭毋或差貸

音貳燒蕥音替觜觿觜茲音多積聚積恣音大酋音摯旁磔音責已

上月令賜聘承含承贈音纖剸音轉戠告于甸人告捔音已

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鰥音殺於地殺敘音越越話音君者

所明也明則音其居人也曰養音義郊椒音藪已以亂運繫

纓紫監音大圭不琢音篆犧尊上莎音夏父弗綦音忌燔柴於

輿音綦詔侑武方武符音肆夏音曰肆陔以上禮器饗禘音禴旦

明之義旦神音盟諸利豈艷音雕幾音祈韇鄉音香馨腥肆音剔

汁献音莎由辟音弭已上郊特牲嚏洟音替燂潘音翻濡魚卵
醬濡音而卵音鯤皆有軒音憲淳毋音模已上內則玄端音冕諸侯
荼音舒再命褅衣褘音揮揄狄揄音搖褅衣上音鞠純組綬純音緇揚
休音煦已上玉藻鷄夷音桑明堂報葬音赴喪服繫之以姓
繫音寄太傳言語之美音儀祭縣音許少儀謏闇謏音小蛾子上音蛾
學記使其寔音至雜記大胥音覘太姪娣姪音迭綠中綠音角
僞荒音慌帷君葬用木音船士葬用國車音輇船已上大喪
記相迎音逆祖祭法易直子諒音良慈祭義尹吉音告怨資
咨同緇衣鷄期音纘笄問喪華門圭窬音竇儒行右禮記假
借字叁漢儒傳寫失其真者專門之家音猶存古其

有重見如拘筆封貸壞磔觳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札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春秋日食必書曰日有食之傳注未解按曆家謂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此明是月蝕日矣春秋不言月蝕日而言有物食之者蓋雖月蝕日而日食之時徒見日不見月故以有食之爲文明非日自食也

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副之又呂氏春秋舜殛鯀于羽淵副之以吳刀又歸藏云大副之吳刀皆音普逼反析也尋此即古副字之省文詩云不析不副皆其義也

鄭特牲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按註疏殊乖其旨合是致鹿與女而詔客以戒諸侯云云告也二字是古記禮者訓辭後人悞抄入經耳

張祜集中記玄宗貴妃事甚多南宮嘆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春鶯囀寧歌来客兒鉢頭邠娘羯鼓悖拏兒舞竹楊柳枝二華清宮集靈臺二阿鵰湯馬嵬歸馬嵬坡太真香囊子散花樓而淋鈴共二十六首事甚奇秘詩家之稗官也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〻山一在永州吴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携以往者處〻有之不必定指其為真蹟其為偽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　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不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効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之手真令人噴飯端有古别離二篇當為本集之冠

彼黍離〻彼稷之苗韓詩傳云詩人求亡不得憂懣

不識于物視彼黍離〻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知其憂之甚也此傳殊勝晦翁

旣醉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類者不忝前哲壼者廣裕民人國語已有明訓朱子以宮中之巷釋壼恐於上句不協且前章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壼義正與靜嘉之吉相應

小序雨無正篇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釋脫簡八字者韓詩合朱子致疑其說謂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類予按閟宮前五章其四皆十七句而中離一章則

十六句古人作詩不必屑屑拘攣今朱子於應有脫簡者而反致疑至閟宮語氣完足乃强指為中有脫句誠不知其何見也

采葛小序云懼讒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即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之意蓋讒謗之起生於日陽之踈而甚於反側之際理自如是

匪風下泉皆思王室之詩此詩作於曹檜者房喜所謂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慮之也不特微發之煩供億之困小國偏受其害諸侯强大而王政不行將有幷吞之禍矣

猗嗟指事之甚深者也鶴鳴言理之甚徵者也語意
俱在字之外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為主嘗
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
說宜並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詳
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噫翁一一剥
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
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
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親
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　胤

祚之除則太平有象覩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
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手覩假樂之顯〻令德
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
為說必有所授況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
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
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顯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
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
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採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齊風還三章子貢詩傳還作營釋云齊俗習於田賦

營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釋云齊地　緇名營邱之徃也嶩山名字或作峱亦作夒音皆乃高及魯人申培詩說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按此詩諸家俱作營獨毛公以為還耳齊人鮮其鄉土之詩似不至誤魯近于齊當亦確有師詩也

不瑕有害朱傳瑕何也然易其字為不何有害文理又通宋黃東發曰瑕過也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此說較長東發名震慈溪人嘗論管仲云自春秋而降惟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亮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　餘皆在其下

載獫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輶車以歇其驕逸應湲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尔公尔侯逸豫無期慎尔優游勉尔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尔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尔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文既以言象下復申言之解者俱模糊過去不知易者象也專指八卦之象言象也者像也方指萬物之像而言

六十四卦命名如乾坤如震巽坎離艮兌非實非虛非理非事此為一例其餘有虛言理者如蒙渙無妄等是一例有實指事者如訟師噬嗑等是一例有虛實相半事理之間者如屯比小畜等又是一例

一切聖賢悟境或得之於詩書或證之於師友皆從聲聞而入惟伏羲仰觀俯察近索遠取絕不倚看語言文字涪陵樵定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可謂直契庖羲心源者樵在靖康時屢薦不受官金兵入不知所在

樽酒簋貳用缶本義但言薄禮未及註明貳用缶之

義按缶乃樂器而土之俗擊以鄙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燕必有歌〻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鄙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敬缶而歌之缶也

旅上九喪牛于易易通作場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疆易之易牛為順物易為平路上九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于危地則失順于平路凶之道也離為牝牛艮為徑路故有喪牛于易之象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恕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恕也

説卦傳三中下三篇漢宣時河上一女子掘得之中下二篇字畫漫滅不可復識後人因以序卦雜卦二傳足之非孔子舊文也

益三爻凶事程傳以為凶荒之事者得之如周禮救荒諸政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為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則可以如禹之用玄圭而告成功不為矜伐矣

井初爻舊井無禽々乃鳥獸總名禽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瀝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

則無餘歷而鳥獸不來也

四月之什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朱傳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殃非怨誹不怒之旨劉原父云言我之先祖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為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劉說為當

或問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劉原父曰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蔡註俱非此言柔遠之道在於內治惇德允元而難乎用人則內治修矣內治既脩蠻夷自服任人非壬人難於任人者慎乎用

人也

盤庚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當以予告汝句訓汝猷句黜乃心無傲從康句訓汝猷訓汝以當為之事即下文之黜乃心無傲從康是也蔡註作予告汝訓既非語氣而近有以予告汝訓汝為斷者則下猷黜乃心尤不成文理

武成一篇總是史臣之文本無脫漏亦無錯簡不必改動王若云云是述武王告神之意非當時祭告之辭也中間稱頌功德與湯誥不同今既作史又作武王自言文理悖謬宜其指為脫簡耳長于史筆者能

辨之

酒誥祀茲酒惟天降命酒亦稱天他事從可知矣觀此而後知出王游衍天誠體物而不遺焉

太甲王祖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見篇謂放當作敢以篆文相近故譌耳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諸儒或以為出羑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以為羑里邊境而文王順受之或以為天所眷佑或以為厭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

洪謨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〻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伏生今文尚書舜典原合于堯典孔安國分慎徽以下另為一篇曰舜典至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疑於篇首脫漏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小人之無忌憚未有甚於此者括倉王文憲削去之而以孟子勞之來之五句補入五教在寬之下可謂達識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懼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獸之懼也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昆蟲之懼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